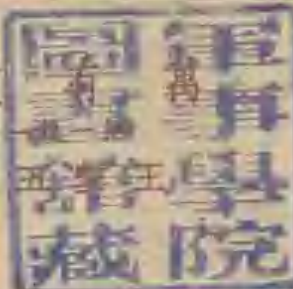


庫文

種千
編主



世界史綱

(五)

著斯爾韋
譯等成思梁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界史綱

(五)

著 斯爾韋
譯 等成思梁
校 等松炳何

漢譯世界名著

世界史綱第五冊

目錄

第二十八章	舊世界大平原與海間之諸愷撒	一
第一節	歷朝皇帝一覽	一
第二節	羅馬文化之極點	七
第三節	羅馬人思想之界限	一五
第四節	大平原之騷亂	一七
第五節	西羅馬帝國之衰	二六
第六節	東羅馬帝國	三四
第二十九章	基督教之發端隆盛及分派	三八
第一節	紀元後之猶太	三八
第二節	耶穌之教訓	四二

第三節	統一世界之新宗教	五一
第四節	耶穌之死於十字架	五三
第五節	附加於耶穌教訓之各主義	五五
第六節	基督教之奮鬥與迫害	六二
第七節	君士坦丁大帝	六六
第八節	正式基督教之成立	六八
第九節	紀元後五百年時歐洲之形勢	七三
第十節	基督教之拯救學問	七七

圖表目錄

圖拉真時代之帝國	二
歷史時代亞歐兩洲生活上之一般狀況	一八
紀元前二一兩世紀時之中央亞細亞	二三
紀元元年七百年間諸民族遷徙及劫掠之途徑	二九

東羅馬帝國

三四

表示君士坦丁堡位置之優越

三六

加黎利及其四鄰

四〇

紀元後五百年頃之歐洲

七五

第二十八章 舊世界大平原與海間之諸愷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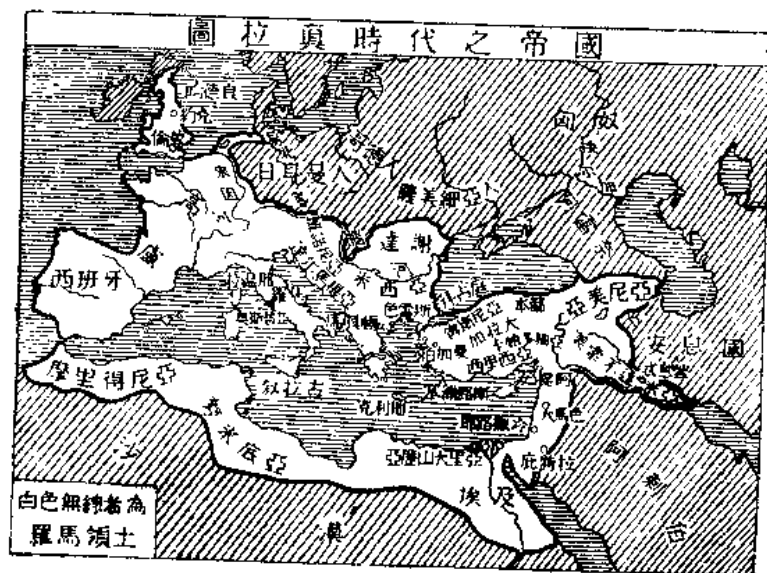
第一節 歷朝皇帝一覽

西方著作家每以愛國偏見，過譽羅馬奧古斯都愷撒即位以後帝國之組織，文化事業及安寧。蓋以英法德意及西班牙政治上之沿習，皆溯源於此，故歐洲著作家目中，惟覺此數國者，龐大無倫。然以世界史言，則羅馬帝國，並不若是之重要也。國運不過四百載，即完全分裂。拜占庭（Byzantine）帝國並非繼羅馬之正統，乃亞歷山大希臘帝國之續耳；習用希臘語；其皇帝雖冠羅馬名稱，然猶近今布加利亞王之亦稱愷撒（Tsar-Cesar）耳。羅馬當其四百年間，治亂皆備，昇平之時，總計之不過二百餘年。舉以比諸中國之穩健擴張國勢及文化事業，或西元前四千年與一千年間之埃及，或蘇馬運被塞姆族克服之先，則羅馬史者不過轉瞬間事而已。又如居魯士之波斯帝國，自赫勒斯滂東南以至印度河，其文明程度亦不相上下；其發源地終未被克服，且繼續興盛者又二百餘年。其先驅之米太帝國，亦支持至五十年之久。雖後爲亞歷山大大帝所覆沒，然未幾即又復興，此中與之塞琉卡朝帝國亦歷數世紀。塞琉卡朝之版圖，終又縮小至幼發拉的河之西岸而爲羅馬帝國之一部。然波斯因安息人之勃起而成新波

斯國，初居阿薩栖茲朝 (Arsacida) 治理之下，復受治於薩薩尼朝 (Sassanida)，其壽命亦較羅馬帝國為長。薩薩尼朝諸王屢率師入犯拜占庭帝國，固守幼發拉的河為界。西元後六十六年，科斯洛厄茲 (Chosroes) 第二時，轄有達馬士革，耶路撒冷與埃及，進迫赫勒斯滂。然不能得舊日薩薩尼王朝之光榮，而羅馬之名譽，則以其後裔之成功而昌盛，且名過於實焉。

史家分羅馬皇帝為兩系。第一系首為：

奧古斯都大帝 (西元前二七年至後一四年) 是即前節中之屋大維，力謀省政之改組及國庫之整理。樹法治之風，尚誠實之俗，且予各省公民以叩關之權，以遏制不法之賄賂及苛政。但釐定歐洲疆界時，祇及萊因與多瑙河而止，放棄日耳曼於化外而不顧，不知日耳曼者，實歐洲昌盛及和平之脊柱也，至幼發拉的河而亦如此。



任亞美尼亞獨立而成為阿薩，亞薩與薩薩尼兩霸逐鹿之場。其所定之疆界，是否為永久之計，抑係先求固結內部，以待將來之擴張，誠非吾人所及知矣。

提庇留 (Tiberius) (西元後一四年至三七年) 亦以能治稱，但在羅馬極為民衆所攻擊，一若彼乃沉溺於酒色而無惡不作者。雖然，其人之放縱及虐政固有之，而帝國之昌盛也如故。吾人所能得之材料皆不利於彼者，故誠難斷其爲人也。

加力荷拉 (Caligula) (西元後三七年至四一年) 神經錯亂，然四年之中，國事進行亦如常。後爲其僕從所殺，死於宮中。當時似有欲復議院政制之舉動，旋爲禁衛軍所遏止。

革老丟 (Claudius) (西元後四一年至五四年) 者，加力荷拉之叔也，爲軍士所選出，本一庸才，然頗能勵精圖治。開拓帝國之西疆，取不列顛之南半附之。後爲其養子尼祿 (Nero) 之母阿格立派那 (Agrippina) 所毒死。阿格立派那者，美麗而凶狠之婦人也。

尼祿 (西元後五四年至六八年) 亦如提庇留然，號稱荒淫無道，但帝國尚有潛力以度此十有四年。彼確弑其忠心而煩瑣之母，且殺其妻，其殺妻之舉，乃以見好於女子名坡皮亞 (Poppaea) 者之故，後遂娶之；雖然，帝之家務，固無涉於正史。讀者欲知其詳，可閱斯韋托尼阿 (Suetonius) 之著作。此時代之皇帝與其後裔對於婦女輩之待遇，與多數道德薄弱感情用事之人無所高下，蓋二者均不啻自稱爲神，故無異宗教也；且無高尚學識以成偉志。其婦人亦多凶惡，常無教育，而帝王又不受法律及風俗之限制。環侍之小人，稍一不慎，即刺激其微軀，因感覺之不快，

乃一變而爲具體之衝動矣。吾人所引以爲羞恥之偶然思慮或盛怒，於彼輩乃經見之事實也。人若以尼祿爲不類者，當先自省。尼祿在羅馬，備受攻擊，其受攻擊之故，極爲特殊，蓋並非以其殺害近親也，乃以不列顯有王后名波阿狄西亞（Boadicea）者，率衆謀叛，羅馬軍力大受損失，（西元後六一年）且因南意地震，損壞甚巨。羅馬人民深保其伊達拉里亞色彩，宗教心極薄弱而迷信則極甚，故並不以荒淫君主在意，然深以其不祥爲慮。西班牙駐軍亦擁一七十三歲老將賈爾霸（Galla）爲皇帝而叛焉。賈爾霸乘昇舁牀進攻羅馬，尼祿以援助無望遂自殺。（西元後六八年）

然賈爾霸者，不過爭爲皇帝之軍閥中一人而已。來因區之將軍及率領帕拉泰因軍隊與東部軍隊者，皆謀奪大權。故一年中乃有賈爾霸，鄂圖（Otto），維忒力阿斯（Vitellius）及惠斯德西安（Vespasian）諸人，竟四易其帝焉。第四帝惠斯德西安因掌有東部之兵權，其勢甚固，遂得保持之。至尼祿而愷撒一系（親生或繼嗣者）遂終。從此愷撒一名，遂不復爲羅馬皇室之姓氏而爲頭銜，所謂愷撒神（Divus Caesar）是也。人民強迫崇拜皇帝，於是羅馬之帝制遂更進一步而帶東方色彩矣。

惠斯德西安（西元後六九年）及其子提多（Titus）（西元後七九年）與杜密善（Domitian）（八一年）組成第二朝，是爲大雷維王朝（Flavian）。及杜密善被刺後，繼起之一系中所有諸帝，無血統相關而皆爲繼承者，故稱之曰繼承皇帝。尼爾華（Nerva）（九六年）乃其第一帝，圖拉真（Trajan）（九八年）其第二帝，繼之者爲不屈不撓之哈德良（Hadrian）（一一七年），庇護（Antonius Pius）（一三八年）及奧理略（Marcus

Aurelius)(一六一年至一八〇年)夫雷維及安多尼(Antonines)二朝之下，帝國疆界亦有擴張。西元後八四年北不列顛歸附，佔據萊因河與多瑙河所成之角地，即今日之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者，劃爲新省，名曰達謝(Dacia)。圖拉真亦優安息，合併亞美尼亞，亞述及美索不達達亞諸地。當其在位時，帝國擴充達於極點。哈德良性情謹慎而老練，棄圖拉真東部之地及北不列顛，採中華築城之策以敵蠻族；雖然，若城內人民之勢力，果較城外者爲大，則其意甚佳，否則直無價值可言。帝築城牆橫切不列顛爲二，又於萊因河之間築柵欄。然羅馬擴張之勢已成過去，故帝崩後，北歐邊地已籌自衛之道以禦條頓族及斯拉夫族之南侵。

奧理略乃歷史人物之不能得劃一之評論者，史家對之各持所見。有謂其乃好自誇大之夫，帝曾涉獵宗教，冒服祭師衣冠以行其禮儀，此爲民衆所不喜者，遂深怨其不能限制其不德之妻福斯泰那(Faustina)。其子高摩漢(Commodus)，誠良家之敗類，故人乃疑其來歷不明，然此屬家庭之軼事而無甚根據者也。總之帝實專心圖治之皇帝，歷經水旱天災以及饑饉之年，外有夷狄之侵犯，內有革命之蠢動，終則遇恐怖之遍地瘟疫而尙能固結維持社會之秩序。法勒(W. Farrar)在大英百科全書中謂「帝自以在事實上爲民衆之公僕。公民註冊，勸息爭訟，提高民衆道德，保護婦孺，節省開支，限制角鬥遊戲，修理道路，恢復議員特權，擇任賢吏，以及街市運輸條例之訂定，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事事徘徊於其腦中，雖體資中庸，雞鳴即起勤政，以達午夜而後已。因其地位關係，有時每需親臨游藝或集會場所，至則必閱書或聆議或作筆記以自遣。帝嘗謂無事可以草率了之，又謂罪之甚於消磨光陰者鮮矣。」

然人之不忘帝也，尙有不只此者。帝乃開發淡泊主義學者之一，所著之養心錄 (Meditation) (居朝及行軍時之筆記)，論及靈魂之處甚富，故每一時代中，必引起無數新景仰者。

奧理略崩後，統一之象及治理較善之政府亦告終，其子高廉達即位而大亂開始。就大局言，帝國內部得享和平者已二百年矣。此後百年之羅馬史，讀者應先習昏君之如何荒淫失政，以明當時蠻族侵迫及戍卒潰退之大勢。是時能主之可得而稱者，不過塞弗拉斯 (Septimius Severus)，奧利連 (Aurelian)，及普洛已斯 (Probus) 三人而已。塞弗拉斯係迦太基人，其姊永未能精拉丁語，即以腓尼基語持家政，是誠足使大伽圖不安於地下也。至此期中其他皇帝，多乘機倖進之徒，於世界史中無所輕重，可不必論之。間亦有割據分治之時。以今日之觀點言，則狄西阿 (Decius) 皇帝，於西元後二五一年為哥德人 (Goths) 大掠色雷斯時所敗亡者，及發利立亞 (Valerian) 皇帝於西元後二六〇年與安提阿城 (Antioch) 同降波斯薩薩尼王者，可值一論。蓋所以示羅馬帝國不固及外力逼迫之勢也。餘如革老丟，號稱克福哥德人者 (The Conquerors of Goths) 也，則以其於塞爾維亞之尼西 (Nisus) 大勝哥德人 (二七〇年) 及其與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同死於疫，故亦著名。

數世紀間，時有瘟疫，此於社會之變遷及種族之衰微頗有關係，歷史家應致意探討之也。卽如西元後一六四年至一八〇年，奧理略皇帝在位時，全國曾遭大疫。斯疫之來，社會結構爲之解體，廢弛民業而爲高廉達登基後大亂之先導。中國亦受斯疫之蹂躪，此將於本章第四節復論之。第一第二世紀中以氣候之多變，因之影響及於民族之發育及移殖，至此種事實之重要若何，尙待史家之研究也。然末論夷狄內侵以及此後皇帝之如戴克里先 (Di-

etian) (西元後二八四年) 及君士坦丁大帝 (西元後三一二一年) 者之如何嘗試挽救殘局之先，宜畧及羅馬兩世紀興盛時之人民生活狀況焉。

第二節 羅馬文化之極點

讀者或有不耐而謂此二世紀 (西元前一七年至西元後一八〇年) 之概況爲人類枉廢心機之時代者，是乃消耗之時代而非創作之時代也，亦係建築及商業之時代，然其中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精神與道德則漸淪亡矣。由表面觀之，如今人在高度數千尺之飛機中下瞰斯世，誠有呂覽之象。自約克 (York) 以至施勒尼 (Cologne)，自里斯本 (Lisbon) 以至安提阿 (Antioch)，隨地可見巍巍之城郭以繚繞於廟宇，戲院，遊戲場，市場等之外，且有巨大水溝，精美道路；如是之城，數以千計，其遺址之莊嚴，尙足以驚今人。而其農業之盛亦有可見者，然因忽於調查，或不知其爲奴隸懷恨之血汗也。地中海與紅海之中，亦見水運之興旺，然豈知並行之二舟，一爲海盜，正在劫掠其他哉。

即使切近觀察，亦尙有種種進步，可以注意者。自愷撒以來，舉止禮儀，漸有修養。人道之感覺因而大增。在安多尼朝時，有保護奴隸之律，禁止極端虐待，並不准售於角鬪傳習所。不惟城之外觀，建築雄壯，卽富家裝飾，亦大有進步。羅馬古代之豪飲獸慾以及鄙陋風俗之得禮儀以調濟者多矣。衣冠則精美而都麗。遠若中國，亦與之通商；入口以絲爲大宗，蓋其時蠶桑二事，尙未移至西方也。絲至羅馬，價等黃金，然用之者衆，故金銀乃如水東流。烹飪之術與

宴賓之道，均大進步。柏特洛尼阿（Petronius）謂當帝制初年時，富室宴會席上，珍奇之品，層出不窮，有非今日之紐約所能望其項背者。席間復雜以音樂、跳舞、幻術、說書等遊戲。吾人所謂之「執符習氣」，遍盛全國。書籍遠較希臘時代者爲多。人每以藏書自豪，然往往以經營財產，無暇及此，不過偶一洗覽而已耳。希臘學術東展而拉丁西漸，不列顛或高盧之任何城鎮，其要人如於希臘文化有未得深造時，可轉而求諸奴隸以補其缺，蓋販奴者曾擔保此輩之學問爲博而且深者也。

伽圖之時，素以蔑視希臘人及希臘語著稱，今則大相逕庭。羅馬當安多尼庇護（Antonius Pius）之時，最尙希臘哲學，一若英國牛津劍橋兩大學之在維多利亞時代所尙者然。希臘學者亦備受無識者之恭維，及實際上之輕侮。切實研究者，固不乏其人，評論註釋，間亦有之。其仰慕之深，誠足以毀希臘學之精神；亞理斯多德之筆記，竟奉之爲絕作，人惟仿其體格爲足，無更求深造者。故亞理斯多德哲學之於羅馬境內也，一如播種於不毛之地，然在敘利亞及亞刺伯則早以譯本鼓勵千年後亞刺伯文化之精神，此則大可注意者也。雖然，在此希臘學狂熱之時，以藝術著稱之拉丁文亦未嘗忽視之。希臘有史詩，羅馬人遂亦以爲有羅馬史詩之必要。奧古斯都朝係一摹仿文學之期。味吉爾（Virgil）在其伊尼阿傳（Aeneid）中，深顯其謙讓堅決之精神，用終克與荷馬齊名。此種富室文化運動之廣布，乃帝國初葉之功。吉本（Gibbon）於其羅馬帝國之衰亡（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首章即論安多尼皇朝之昌盛。此名著之計畫，誠爲昇平治隆而作，然吉本雖深許當時狀況，但未嘗詳爲詮釋是未免過於狡黠也。其言曰：「羅馬帝國之下，奇才勤工之人，爲富者服役。富者之居室，衣服，以及家具陳設，莫不風雅燦爛以適

開情逸致之妙。此種文雅之俗，冒奢侈之惡名，爲歷代道學家所攻擊；若果係生活所必需而非消耗，則或可扶助人類之德性而予真實之福利。然在此未臻完備之社會，奢侈之風，雖可使人由惡習而至愚蠢，顧亦似爲補救財產分配不均之惟一方法。彼勤工巧匠，無絲毫土地之分而有地主隨意之資助；業主以竭謀發展其田產之決心，固極顯增進佃戶之幸福也。其特別效果，影響達於各社會，在羅馬境內，作用尤烈。果奢侈之製造與商業，未能默償勞動者以被羅馬武力苛斂之數，則各省財富，將頃刻盡矣。『吉本』記載之豐富有如此者，然字裏行間，同時露諷刺之詞也。吾人果不能翱翔空中以得浮光掠影之觀察，或不僅及街市、劇場、與酒宴，而更欲深入於其人之思想靈魂，則可見此物質燦爛動人之績，不過爲政體之表飾，於事物之內外以及將來，均茫無所知也。例如以羅馬隆盛期之二百年，（卽西元後第一第二世紀）比之西元前四六六年開始之兩世紀希臘生活，有雅典之伯里克理斯爲首之時代，吾人殊覺驚異，蓋羅馬文化雖非下劣，然完全無科學之可言也。羅馬富人及其君主之無穿鑿好奇之心，實較其建築尤爲巨大而可紀念者。

尙有一門科學，在吾人期望之中，應爲羅馬人所嫻熟者，卽地理學是也。羅馬政治上之野心，有詳細調查境外之必要，然此調查固未嘗爲之。旅行記載所及，從未逾帝國疆域一步，無若希羅多德之塞種人、非洲人等精細記載也。中古時代中國所有之印度及西伯利亞敘述，在拉丁文中無與之相埒者。羅馬募軍，曾一至蘇格蘭，但關於匹克人（Picts）及蘇格蘭人之明晰記載，無所存焉。若漢諾或埃及及王尼科之拓關疆土，誠非羅馬人意想之所及也。自迦太基被毀後，由直布羅陀海峽以至大西洋之船隻，亦漸減少。於此富庶太過，學殖荒落，及政治散漫之國家，更不

能於亞歷山大里亞之天文學、地文學，有所心得。羅馬人竟不問其市場之絲如何繹法，其香料、琥珀、及寶石，又如何採練。然考究之途，則因而公開便利；蓋交通方便，欲達商品產地，並非難事也。

「羅馬搜集鄰國之所有，以供其奢華之生活。塞國林中，出上等皮貨。琥珀則來自波羅的海沿岸，以至多瑙河之一帶，蠻族見以廢物得售重價，大為驚異。巴比倫地氈與其他東方產品，需用甚多；而與通商最盛之外邦，則首推亞刺伯與印度。每歲約當夏至節邊，一百二十艘商船自邁奧霍穆 (Myos-hormos) 出發，是乃紅海岸埃及之一港也。因信風之助，四十日可渡大洋。馬拉巴 (Malabar) 海岸或錫蘭島乃其尋常停泊之處，亞洲遠邦商賈多集其地以待之。十二月或一月為其預定歸期，抵非洲後，乃卸貨於駝背上，自紅海至尼羅河以達亞歷山大里亞之陸程既竟，隨即輸入帝國之京城。」(1)

(1) 見 Gibbon 書。

然羅馬對於宴樂、奇飲、謀富，以及角鬪之戲，意頗自得，毫不試求印度、中國、波斯或塞種人之知識，盲然於佛陀或瑣羅亞斯德 (Zoroaster) 之意義；匈奴、黑人、北歐民族，以及西海蘊藏，更不知其為何。

迴顧其昏昧不振之社會狀況，而養成漠然無關之態度，吾人即可知羅馬雖當興盛之時，不能發展物理及化學科學之故，而其結果遂不能增進操縱物質之能力。羅馬大多數醫生乃希臘人，多數且係奴隸，觀此則羅馬富者

決不知購得之知識等於掠來之知識也。雖然，羅馬人並非缺乏天然才能，蓋其社會及經濟狀況，有以致之。試觀自中古以至今日著名科學人才之生於意大利者，不可勝數。當時有名魯克雷蒂烏斯者，為科學家中最精刻而有悟性者之一人，氏亦意大利人也，生於美立阿斯與愷撒時代之間（約自西元前百年至西元前五百年）。此人可與芬奇（Leonardo da Vinci，亦一意大利人）或牛頓相媲美。曾作拉丁文長歌以詠自然界進化之程序曰自然行（De Rerum Natura）。其推想物質之構造及人類之進化，有足驚人者。奧斯本（Osborn）在其古石器時代（Old Stone Age）一書中，每喜引用此長歌以述上古之原人者，蓋魯克雷蒂烏斯之學說，至今尚有價值也。然此不過特殊之人才耳，其所播之種子，無所收穫焉。蓋際此萬惡之富豪與軍閥之下，羅馬科學自不能不流產也。故魯克雷蒂烏斯不足代表羅馬對於科學之態度，而祈死阿基米得（彼拉古數學家）之兵卒，始可表演當日之科學精神也。

果物理生物之學凋亡於羅馬昌盛之代，安望政治學，社會學，能得萌芽之機會哉。討論政治，認為不忠於皇帝，而探究社會或經濟，是直恫嚇富人而已。於是羅馬以至於亡，終未一察其社會之健康，終未一省其官治之價值。因之無人能窺見發展智識之重要以固國體，使人人得受常識教育以守衛其國家，一若守衛其家產然。羅馬皇帝固不望其公民以奮鬪之精神，為任何事物而爭也。貧者搜刮殆盡，富者乃安其所有，意頗自得。募軍中充滿日耳曼人，不列顛人，努米底亞人等，甚至羅馬富人終覺可購蠻族以禦外來之敵軍及內部貧者之叛亂。羅馬人對於教育之忽視，可以其所為見之。瓊斯（H. Stuart Jones）曰：『愷撒贈「文藝教師」以公民之權，惠恩範西安在羅馬設希臘拉丁講座；後期皇帝，尤以安多尼庇護為甚，則擴張之於各省。地方經營及公益，多為教育之利；於普林尼第二』

之信札中，可知北意諸鎮中，皆有公立學校。惟帝國中學間，雖竭力傳佈，然無真正智識之進步。奧古斯都誠集當時名宿於左右，故新帝國之初葉，正與羅馬文學之黃金時代相巧合，但爲時甚暫，且西元後之初，卽有古文學之勝利，而各種文學運動，皆不能進行，祇有返顧往昔之光榮，而將來則長夜漫漫焉。」

關於此時期智識之衰廢，某希臘學者撰有卓越之論文，詳言羅馬病徵有顯明之原因；所謂希臘學者成卽龍基納（Longinus Philologues），其著作成於西元後第二至第四世紀中。吉本有言曰：「此超羣之龍基納，後供職於敘利亞某皇后宮中，保持古雅典人精神，靜觀世變而悼傷時人之墮落，汚辱其意志，衰弱其勇氣，而摧殘其才智。乃曰：『赤子之骨骼，若束縛之而不使鬆動者，則永爲侏儒；同樣，吾人軟弱之心志爲成見習慣所掣，不能發展以與古人之偉績媲美；而古人則居於平民政府之下，著作之自由，一如其行動焉。』」

雖然，此段評論，於當時發展智能之限制，祇見其一端而已。羅馬人心之永在幼稚情形者，其主要線索，不外兩層奴役，卽經濟的與政治的。是也。吉本所述某阿替卡斯（Herodes Atticus）（生於哈德良時）之小傳，可見當時普通平民對於華麗物質無分之一般矣。阿替卡斯擁有巨資，每喜施大建築於各處以自娛。於雅典築跑馬場，又建彫刻精緻之柏木戲院以紀念其妻，又建戲院於科林斯，跑馬場於特爾賽，數浴所於德摩比利，一水槽於卡努修（Cannusium）。如此者，不可勝計。迴顧社會，則惟見遍地奴隸及普通人民，雖上有富人從容於陳列其嗜好，然一般奴民自無分也。今日希臘及亞細亞尚有「恩主阿替卡斯」之斷碑殘碣之存在，蓋當時此富翁遊行帝國之內，一若其私園，日惟計畫此種裝飾品以紀念己身。彼固不止從事華美建築而已，且亦哲學家也，但其智慧未能傳諸今